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

話說眾人聞得寶琴將素昔所經過各省內古蹟為題，做了□首懷古絕句，內隱□物，皆說：「這自然新巧！」都爭著看時，只見寫道是：

赤壁懷古

赤壁沉埋水不流，徒留名姓載空舟。喧闐一炬悲風冷，無限英魂在內遊。

交趾懷古

銅柱金城振紀綱，聲傳海外播戎羌。馬援自是功勞大，鐵笛無煩說子房。

鍾山懷古

名利何曾伴汝身？無端被詔出凡塵。牽連大抵難休絕，莫怨他人嘲笑頻。

淮陰懷古

壯士須防惡犬欺，三齊位定蓋棺時。寄言世俗休輕鄙：一飯之恩死也知。

廣陵懷古

蟬噪鴉棲轉眼過，隋堤風景近如何？只緣佔盡風流號，惹得紛紛口舌多。

桃葉渡懷古

衰草閒花映淺池，桃枝桃葉總分離。六朝梁棟多少許，小照空懸壁上題。

青塚懷古

黑水茫茫咽不流，冰絃撥盡曲中愁。漢家制度誠堪笑，樗櫟應慚萬古羞。

馬嵬懷古

寂寞脂痕積汗光，溫柔一旦付東洋。只因遺得風流跡，此日衣裳尚有香。

蒲東寺懷古

小紅骨賤一身輕，私掖偷攜強撮成。雖被夫人時吊起，已經勾引彼同行。

梅花觀懷古

不在梅邊在柳邊，個中誰拾畫嬋娟？團圓莫憶春香到，一別西風又一年。

眾人看了，都稱奇妙。寶釵先說道：「前八首都是史鑑上有據的；後二首卻無考，我們也不大懂得，不如另做兩首為是。」黛玉忙攔道：「這寶姐姐也忒『膠柱鼓瑟，矯揉造作』了。兩首雖於史鑑上無考，僂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，不知底裡，難道僂們連兩本戲也沒見過不成？那三歲的孩子也知道，何況僂們？」探春便道：「這話正是了。」李紈又道：「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。這兩件事雖無考，古往今來，以訛傳訛，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蹟來以愚人。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，便是關夫子的墳，倒見了三四處。關夫子一生事業，皆是有據的，如何又有許多的墳？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為人，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，也是有的。及至看《廣輿記》上，不止關夫子的墳多，自古來有名望的人，那墳就不少，無考的古蹟更多。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，凡說書唱戲，甚至於求的籤上都有。老少男女，俗語口頭，人人皆知皆說的。況且又並不是看了《西廂記》《牡丹亭》的詞曲，怕看了邪書了。這也無妨，只管留著。」寶釵聽說，方罷了。大家猜了一回，皆不是的。

冬日天短，不覺又是吃晚飯時候，一齊往前頭來吃晚飯。因有人回王夫人說：「襲人的哥哥花自芳，在外頭回進來說，他母親病重了，想他女兒，他來求恩典，接襲人家去走走。」王夫人聽了，便說：「人家母女一場，豈有不許他去的呢？」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，命他酌量辦理。

鳳姐兒答應了，回至屋裡，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。吩咐周瑞家的：「再將跟著出門的媳婦傳一個。你們兩個人，再帶兩個小丫頭子，跟了襲人去。分頭派四個有年紀的跟車。要一輛大車，你們帶著坐；一輛小車，給丫頭們坐。」周瑞家的答應了，纔要去，鳳姐又道：「那襲人是個省事的，你告訴說我的話：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，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著，包袱要好好的，拿手爐也拿好的。臨走時，叫他先到這裡來我瞧瞧。」周瑞家的答應去了。

半日，果見襲人穿戴了，兩個丫頭和周瑞家的拿著手爐和衣包。鳳姐看襲人頭上戴著幾枝金釵珠釧，倒也華麗；又看身上穿著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，蔥綠盤金彩繡綿裙，外面穿著青緞灰鼠褂。鳳姐笑道：「這三件衣裳都是太太賞的，倒是好的；但這褂子太素了些，如今穿著也冷，你該穿一件大毛的。」襲人笑道：「太太就給了這件灰鼠的，還有件銀鼠的，說趕年下再給大毛的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倒有一件大毛的，我嫌風毛出的不好了，正要改去，——也罷，先給你穿去罷。等年下太太給你做的時節，我再改罷，只當你還我的一樣。」眾人都笑道：「奶奶慣會說這話。成年家大手大腳的，替太太不知背地裡賠墊了多少東西，真真賠的是說不出來的，那裡又和太太算去？偏這會子又說這小氣話，取笑來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太太那裡想的到這些？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。再不照管，也是大家的體面。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，把眾人打扮體統了，寧可我得個好名兒也罷了。一個一個，燒糊了的饅子似的，人先笑話我，說我當家倒把人弄出個花子來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都歎說：「誰似奶奶這樣聖明！在上體貼太太，在下又疼顧下人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拿出來，給了襲人。又看包袱，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綢裡的夾包袱，裡面只見包著兩件半舊緞合皮褂子。鳳姐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綢裡的哆囉呢包袱拿出來，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。平兒走去拿了出來。一件是件舊大紅猩猩氈的，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緞的。襲人道：「一件就當不起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拿這猩猩氈的。把這件順手帶出來，叫人給那大姑娘送去。昨兒那麼大雪，人人都穿著不是猩猩氈，就是羽緞的，□來件大紅衣裳，映著大雪，好不齊整！只有他穿著那幾件舊衣裳，越發顯的拱肩縮背，好不可憐見的！如今把這件給他罷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的東西，他私自就要給人。我一個還花不夠，再添上你提著，更好了！」眾人笑道：「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，疼愛下人；要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，收著東西為事的，不顧下人的，姑娘那裡敢這麼著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所以知道我的，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。」說著，又囑咐襲人道：「你媽要好了就罷；要不中用了，只得住下，打發人來回我，我再另打發人給你送舖蓋去。可別使他們的舖蓋和梳頭的家伙。」又吩咐周瑞家的道：「你們自然是知道這裡的規矩的，也不用我吩咐了。」周瑞家的答應：「都知道。我們這去到那裡，總叫他們的人回避。要住下，必是另要一兩間內房的。」說著，跟了襲人出去，又吩咐小廝預備燈籠，遂坐車往花自芳家來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裡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嬾嬾喚了兩個來，吩咐道：「襲人只怕不來家了。你們素日知道那個大丫頭知好歹，派出來在寶玉屋裡上夜。你們也好生照管著，別由著寶玉胡鬧。」兩個嬾嬾答應著去了，一時來回說：「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裡，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著帶管上夜的。」鳳姐聽了點頭，又說道：「晚上催他早睡，早上催他早起。」老嬾嬾們答應了，自回園去。

一時，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，回鳳姐說：「襲人之母業已停床，不能回來。」鳳姐回明了王夫人，一面著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舖蓋粧奩。寶玉看著晴雯麝月二人打點妥當。送去之後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，脫換過裙襖。晴雯只在薰籠上圍坐。麝月笑道：「你今兒別裝小姐了，我勸你也動一動兒。」晴雯道：「等你們都去淨了，我再動不遲。有你們一日，我且受用一日。」麝月笑道：「好姐姐，我舖床，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放下來，上頭的划子划上。你的身量比我高些。」說著，便去給寶玉舖床。晴雯「啞」了一聲，笑道：「人家纔坐暖了，你就來鬧！」

此時寶玉正坐著納悶，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，忽聽見晴雯如此說，便自己起身出去，放下鏡套，划上消息，進來笑道：「你們暖和罷，我都弄完了。」晴雯笑道：「終久暖和不成，我又想起來，湯婆子還沒拿來呢。」麝月道：「這難為你想著！他素日又不要湯壺，僂們那薰籠上又暖和，比不得那屋裡炕涼，今兒可以不用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了，我這外邊沒個人，我怪怕的，一夜也睡不著。」晴雯道：「我是在這裡睡的；麝月，你叫他往外邊睡去。」說話之間，天已二更，麝月早已放下簾幔，移燈炷香，伏侍寶玉臥下，二人方睡。晴雯自在薰籠上，麝月便在暖閣外邊。

至三更以後，寶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，叫了兩聲，無人答應，自己醒了，方想起襲人不在家，自己也好笑起來。晴雯已醒，因喚麝月，道：「連我都醒了，他守在旁邊，還不知道，真是挺死尸呢！」麝月翻身，打個哈什，笑道：「他叫襲人，與我什麼相干？」因問：「做什麼？」寶玉說：「要吃茶。」麝月忙起來，單穿著紅綢小綿襖兒。寶玉道：「披了我的皮襖再去，仔細冷著。」

麝月聽說，回手便把寶玉披著起來的一件貉頰滿襟暖襖披上，下去向盆內洗洗手，先倒了一鍾溫水，拿了大漱盂，寶玉漱了口。然後纔向茶桶上取了茶碗，先用溫水過了，向暖壺中倒了半碗茶，遞給寶玉吃了。自己也漱了一漱，吃了半碗。晴雯笑道：「好妹妹，也賞我一口兒呢！」麝月笑道：「越發上臉兒了！」晴雯道：「好妹妹，明兒晚上你別動，我伏侍你一夜，如何？」麝月聽說，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，倒了半碗茶給他吃了。麝月笑道：「你們兩個別睡，說著話兒，我出去走走回來。」晴雯笑道：「外頭有個鬼等著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。我們說著話，你只管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嗽了兩聲。

麝月便開了後房門，揭起氈簾一看，果然好月色。晴雯等他出去，便欲唬他玩耍。仗著素日比別人氣壯，不畏寒冷，也不披衣，只穿著小襖，便躡手躡腳的下了薰籠，隨後出來。寶玉勸道：「罷呀！凍著不是玩的！」

晴雯只擺手，隨後出了屋門，只見月光如水。忽聽一陣微風，只覺侵肌透骨，不禁毛骨悚然，心下自思道：「怪道人說熟身子不可被風吹，這一冷果然利害！」一面正要唬他，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：「晴雯出來了！」晴雯忙回身進來，笑道：「那裡就唬死他了？偏慣會這麼蝎蝎螫螫，老婆子的樣兒！」寶玉笑道：「倒不是怕唬壞了他。頭一件，你凍著也不好；二則他不防，不免一喊，倘或驚醒了別人，不說僂們是玩意兒，倒反說襲人纔去了一夜，你們就見神見鬼的。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掖罷。」晴雯聽說，就上來掖了一掖；伸手進去，就渥一渥。寶玉笑道：「好冷手！我說看凍著。」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，用手摸一摸，也覺冰冷，寶玉道：「快進被來渥渥罷。」

一語未了，只聽咯噔的一聲門響，麝月慌慌張張的笑著進來，說著笑道：「唬我一跳好的！黑影子裡，山子石後頭，只見一個人蹲著。我纔要叫喊，原來是那個大錦雞，見了人一飛，飛到亮處來，我纔見了。要冒冒失失一嚷，倒鬧起人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洗手，又笑道：「說晴雯出去了？我怎麼沒見？一定是要唬我去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不是他？在這裡渥渥呢。我若不嚷的快，可是倒唬一跳。」晴雯笑道：「也不用我唬去，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。麝月道：「你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兒，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可不就是這麼出去了？」麝月道：「你死不揀好日子！你出去自站一站，把皮不凍破了你的！」說著，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，拿灰鍬重將熟炭埋了一埋，拈了兩塊速香放上，仍舊罩了。至屏後，重剔亮了燈，方纔睡下。

晴雯因方纔一冷，如今又一暖，不覺打了兩個嚏噴。寶玉歎道：「如何？到底傷了風了！」麝月笑道：「他早起就嚷不受用，一日也沒吃碗正經飯。他這會子不說保養著些，還要捉弄人。明兒病了，叫他自作自受！」寶玉問道：「頭上熱不熱？」晴雯嗽了兩聲，說道：「不相干，那裡這麼嬌嫩起來了！」

說著，只聽外間屋裡榻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，外間值宿的老嫗嫗嗽了兩聲，因說道：「姑娘們睡罷，明兒再說笑罷。」寶玉方悄悄的笑道：「僂們別說話了，看又惹他們說話。」說著，方大家睡了。

至次日起來，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，懶怠動彈。寶玉道：「快別聲張！太太知道了，又要叫你搬回家去養著。家裡縱好，到底冷些，不如在這裡。你就在裡間屋裡躺著，我叫人請了大夫，悄悄的，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了。」晴雯道：「雖這麼說，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；不然，一時大夫來了，人問起來怎麼說呢？」寶玉聽了有理，便喚一個老嫗嫗來吩咐道：「你回大奶奶去，就說晴雯白冷著了些，不是什麼大病。襲人又不在家，他若家去養病，這裡更沒有人了。傳一個大夫，從後門悄悄的進來瞧瞧，別回太太了。」

老嫗嫗去了半日，回來說：「大奶奶知道了，說：兩劑藥好了便罷；若不好時，還是出去為是。如今時氣不好，沾染了別人事小，姑娘們的身子要緊。」晴雯睡在暖閣裡，只管咳嗽，聽了這話，氣的嚷道：「我那裡就害瘋病了？生怕招了人！我離了這裡，看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！」說著，便真要起來。寶玉忙按他笑道：「別生氣。這原是他的責任，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。不過白說一句。你素昔又愛生氣，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。」

正說時，人回大夫來了，寶玉便走過來，避在書架後面，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。這裡的丫頭都迴避了，有三四個老嫗嫗放下暖閣上的紅繡幔，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來。那大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，足有二三寸長，尚有金鳳仙花染的通紅的痕跡，便回過頭來。有一個老嫗嫗忙拿了一塊絹子掩上了，那大夫方診了一回脈，起身到外間，向嫗嫗們說道：「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。近日時氣不好，竟算是個小傷寒。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，風寒也不大，不過是氣血原弱，偶然沾染了些。吃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。」說著，便又隨嫗子們出去。

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鬚迴避，大夫只見了園中景致，並不曾見一個女子。一時出了園門，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，開了藥方。老嫗嫗道：「老爺且別去，我們小爺囉唆，恐怕還有話問。」那太醫忙道：「方纔不是小姐，是位爺不成？那屋子竟是繡房，又是放下幔子來瞧的，如何是位爺呢？」老嫗嫗笑道：「我的老爺，怪道小子纔說，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了，真不知我們家的事！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，那人是屋裡的丫頭，倒是個大姐，那裡的小姐的繡房？小姐病了，你那麼容易就進去了？」說著，拿了藥方進去。

寶玉看時，上面有紫蘇、桔梗、防風、荊芥等藥，後面又有枳實、麻黃。寶玉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他拿著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法，如何使得？憑他有什麼內滯，這枳實、麻黃，如何禁得？誰請了來的？快打發他去罷！再請一個熟的來罷。」老嫗嫗道：「用藥好不好，我們不知道。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大夫去倒容易，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的，這馬錢是要給他的。」寶玉道：「給他多少？」嫗子道：「少了不好，看來得一兩銀子，纔是我們這樣門戶的禮。」寶玉道：「王大夫來了，給他多少？」嫗子笑道：「王大夫和張大夫每常來了，也並沒個給錢的，不過每年四節，一大躉兒送禮。那是一定的年例。這個人新來了一次，須得給他一兩銀子。」

寶玉聽說，就命麝月去取銀子。麝月道：「花大姐還不知擱在那裡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常見著在那小螺甸櫃子裡拿銀子，我和你找去。」說著，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的房內，開了螺甸櫃子。上一桶都是些筆、墨、扇子、香餅、各色荷包、汗巾等類的東西；下一桶桶卻有幾串錢。於是開了抽屜，纔看見一個小筐籠內放著幾塊銀子，倒也有戥子。麝月便拿了一塊銀，提起戥子來問寶玉：「那是一兩的星兒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問的我有趣兒！你倒成了是纔來的了！」麝月也笑了，又要去問人。寶玉道：「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。又不做買賣，算這些做什麼！」

麝月聽了，便放下戥子，揀了一塊，拈了一拈，笑道：「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。寧可多些好，別少了，叫那窮小子笑話。不說僂們不認得戥子，倒說僂們有心小氣似的。」那嫗子站在門口笑道：「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，這一塊，至少還有二兩呢。這會子又沒夾剪，姑娘收了這塊，揀一塊小些的。」麝月早開了櫃子出來，笑道：「誰又找去呢？多少你拿了去就完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快叫焙茗再請個大夫來罷。」嫗子接了銀子，自去料理。

一時，焙茗果請了王大夫來。先診了脈，後說病症，也與前頭不同。方子上果然沒有枳實、麻黃等藥，倒有當歸、陳皮、白芍等藥，那分兩較先也減了些。寶玉喜道：「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。雖疏散，也不可太過。舊年我病了，卻是傷寒，內裡飲食停滯，他瞧了，還說我禁不起麻黃、石膏、枳實等狼虎藥。我和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送我的那纔開的白海棠似的。我禁不起的藥，你們那裡禁得起？比人家墳裡的大楊樹，看著枝葉茂盛，都是空心子的。」麝月笑道：「野墳裡只有楊樹，難道就沒有松柏不成？最討人嫌的是楊樹：那麼大樹，只一點子葉子；沒一點風兒，他也是亂響。你偏要比他，你也太下流了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松柏不敢比。連孔夫子都說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』呢。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，不害臊的纔拿他混比呢。」

說著，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。寶玉命把煎藥的銀弔子找了出來，就命在火盆上煎。晴雯因說：「正經給他們茶房裡煎去罷咧，弄的這屋裡藥氣，如何使得？」寶玉道：「藥氣比一切的花香還香呢。神仙採藥燒藥，再者，高人逸士，採藥治藥，最妙的一件東西！這屋裡我正想各色都齊了，就只少藥香，如今恰全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早命人煨上。又囑咐麝月打點些東西，叫個老嫗嫗去看襲人，勸他少哭。一一妥當，方過前邊，來賈母王夫人處請安吃飯。

正值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，說：「天又短又冷，不如以後大嫂子帶著姑娘們在園子裡吃飯；等天暖和了，再來回的跑，也不妨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這也是好主意。刮風下雪倒便宜，吃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；空心走來，一肚子冷氣，壓上些東西也不好。不如園子後門裡頭的五間大屋子，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，挑兩個女廚子在那裡單給他姐妹弄飯。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，在總管賬房裡支了去，或要錢、或要東西。那些野雞獐狍，各樣野味，分些給他們就是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我也正想著呢，就怕又添廚房事多些。」鳳姐道：「並不事多：一樣的分例，這裡添了，那裡減了。就便多費些事，小姑娘們受了冷氣，別人還可，第一，林妹妹如何禁得住？就連寶玉兄弟也禁不住。況兼眾位姑娘都不是結實身子。」

鳳姐兒說畢，未知賈母何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